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胡浚

詩經疏義會通卷四

元　朱公遷　撰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

輯錄孔氏曰漢志云周封圻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在禹貢豫州大華（並去聲）外方之間（輯錄）大華即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即嵩高山在頴川郡嵩高縣今西京登封縣也○增

釋金氏曰外方今河南府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據唐志一名方山蓋古為外方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居此因名陸渾云北其山固嵩高之聯峯然謂為嵩高則非爾

得河陽漸音尖侵入之義冀州之南也輯錄冀州在豫河之北○增釋鄱陽張氏曰左傳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畿內故知此得河陽應劭注漢河內郡修武縣云直南陽城是晉所啓南陽所謂漸冀州之南也

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時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

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輯録鄭氏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西是也周公又營成周今洛陽是也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應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增釋鄱陽張氏曰營洛在成王七年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正作洛之事也深尺鳩反又尸鳩反景與

影同許氏曰東萊先生以為謂之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地理攷與王城本郟鄏在河南縣北九里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成周在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赧王又居王城郟古洽反鄏而蜀反至

幽王嬖音閉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

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

戲許宜反輯錄地名亦水名在驪山之北今新豐有戲亭晉文侯鄭武

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

王城 輯錄孔氏曰鎬京為西周王城為東周及敬王去王城而遷成周自是又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增釋金氏曰幽王立襃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襃姒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襃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十二年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虜襃姒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秦襄公皆以兵來救晉鄭即申立宜臼是為平王繒慈陵反國在沂州 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張子曰王次衛者恐混於二南故以三衛間之程子曰諸侯并滅而王迹熄故雅亡而為國風

矣増釋許氏曰政令不能行於天下故雅亦無所為而作西都數百年而無風也古之録詩所以示勸戒有雅以道天下之故則無事於采風雅既亡則取民間之詩以紀政俗王風十篇黍離為大夫行役餘皆民間詩也盖雅必出於朝廷風則在下之歌詠古則必有其制武王可兼下下不可僭上也是以東征之事大於玁狁之役而東山勞歸之詩不在采薇出車之列雖出於變亦不與六月采芑同什也於此可見風雅之體不可易置矣

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輯録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隷河南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下同)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音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增釋)

許氏曰黍似粱而非粱稷今之穄也二物稍相類但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今中原皆有之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兩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粟也四字如此恐得其實蓋古之粱即今之粟古之粟即今之穀粟穀實之總名說文稷五穀之長謂獨長於衆穀也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意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

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黍之實垂有靡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本因感歎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兩句義又相因故為賦而興　既嘆時人莫識已意輯錄鄭氏曰怪我久留而不去　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輯錄解頤曰彼宗廟之墟既有黍矣彼宮室之墟復有稷矣兩言彼者見地非一處而莫不盡為禾黍也是以使我行之靡靡則足欲前而不忍也心之搖搖則心若懸而靡定也謂我心憂者知我者也而亦非能有以解我憂也謂我何求者不知我者也則亦奚責於彼哉悠悠蒼天嘆其遠而莫可詰也

彼何人哉嘆其罪之不容誅也雖不斥其人而所以追恨之意深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醉則無力故以穗下垂為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尺兖反^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虛則通實則塞而噎^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此三章之次第^而所感之

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輯錄謝氏曰天王見弑於驪山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東周臣子之大讎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通釋曰小弁詩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然如擣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既有不徒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褒姒母子潛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叶新齋反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墻而棲音西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輯錄輔氏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也○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輯錄輔氏曰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許六反産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

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叶戶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古活反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賦也佸會桀杙（音弋）橜也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平聲）其免於飢渴而已矣（言庶幾者望之之辭 輯錄孔疏庶幸也幾覬也庶幾者幸覬之意）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輯錄輔氏曰可以日月計則思有節也知

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佸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前章極思之之心後章致願之之心輯錄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治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群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怨發而為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黄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子徐反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盖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苦弔反穴也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三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孔疏云房在室旁人出入處也按古人之居中為室室之東為東房西為西房自東房入北階通後堂則東房即所由之路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盖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

樂其家人猶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説亦通宜更詳之如序說則房為小寢國君有房中之樂而此之君子猶簡兮之碩人也蝌錄謝氏曰東周之季君子知世之不可救道之不可行高蹈遠引自得其樂者多矣未聞以相招祿仕為樂者也今也進不能捐軀以報國退不能潔身以全道吁儔引類仕為伶官陽陽然志得而意滿曰其樂只且自謂不勝其樂矣君子當如是耶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常以天下之憂為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為樂衣人之衣則分人之患乘人之車則載人之難位其朝食其祿視其國治亂安危漠然不加欣戚於吾心甚於南人之視北越人之疾秦仁人不忍為也君子者國人所仰望而法則也出處語黙喜怒哀樂皆可以為民極吾不知其樂只且果何樂也求還

之後世與道交喪號為君子者如此嗚呼周轍何時而西乎竊意此詩當從序說較謂前篇婦人所作者為優

○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右執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言之序也如序說則房為作樂之處敖為舞之位其言亦有序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反哉

懷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輯錄其語助辭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輯錄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隷河南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内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輯錄通釋曰先儒多以為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微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作傳

特指其例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輿也楚木也甫即吕也亦姜姓書吕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吕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輯錄

孔氏曰言甫與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許甫也六國時秦趙國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輯錄孔氏曰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為箭幹故宣公十二年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嚴氏曰毛以為草鄭以為蒲柳皆通蒲草見陳澤波蒲柳見陳東門之楊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輯錄潁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戍守專為申戍甫與許則以申之故以事勢輕重為

先後之序也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輯錄曲禮云父之讎不與共戴天陳氏曰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讎仰無以視乎皇天矣報之之意誓不與讎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令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去聲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

已甚矣輯錄通釋曰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毋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雠者皆自嚮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非吾於其傅與有責焉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

罪於民又可見矣輯錄李迂仲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遣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輯錄輔氏曰亡親逆理以賊人之秉彝非法枉道以使人之勞役此民之所以怨思也欲其悉力致死以報其上難矣哉所謂民至愚而神於此可見先王之所以畏而敬之也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張南軒曰胡文定公云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為國風者平王自為之也平王忘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貿焉日趨於異端禽獸之歸故孔

子懼而作春秋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士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即隹字鵻隹並音追朱惟反）也葉似萑（萑白蘇也諸本作隹誤）方莖白華華生節閒即令益母草也（輯錄本草曰茺蔚一名益母節節生莖如雞冠其子三稜嚴氏曰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有字其字矣字相呼為興）

○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輯錄陳氏曰長茂者亦為所暵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輯錄爾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皆曰不淑盖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盖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

怨懟隆音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輯錄孔氏曰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凶年之淺深也　言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輯錄輔氏曰方其嘆且恨之時猶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而已殆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輯錄見商書咸有一德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

見矣（輯錄謝氏曰夫婦人之大倫也飢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

比也兎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平聲歷也）羅網尚猶罹（音離）憂也尚庶幾（平聲）也吪（五戈反）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音佩）叛君子不樂（音洛）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

本以取兔今兔獲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輯錄呂東萊曰此因所見為比也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以自比者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為以雉離興百罹也兔脫禍則安靜雉入羅則有憂其義相因亦可為興下章放此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居孝反叶居笑反）

比也罦覆車（人奢反即今翻車網也）也可以掩兔造亦為也覺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罿罬（音輟）也即罦也或曰（毛傳）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兎爰三章章七句哀傷之意反覆道之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于萬反兄弟謂他人父夫矩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

興也緜緜長而不絶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已父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增釋許氏曰葛藟本生於山谷丘陵在河之滸非其所以興已之失所也亦通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

窮也甚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蒲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

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識有即顧念之意春秋傳曰不有寡君輯錄嚴氏曰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均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匀反

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洒七罪反陗也高峻也上平坦而下水深為漘漘之為

言脣也輯錄爾雅注涌先典反深也許氏曰洒猶洗也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為水洗蕩齧入若脣也

昆兄也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先言父次言母次言昆此三章相承之序也

彼采葛叶居謁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叶踈鳩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荻音狄蒿屬他本作荻非白葉莖麄科生有香氣祭

則焫以報氣焫即爇字爇氣即升臭也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艾叶兮

賦也艾蒿屬輯錄爾雅曰一名冰臺注今艾蒿也乾之可灸九又音救故采之輯錄呂東萊曰葛為絺綌蕭共祭祀艾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思念之意以漸而深輯錄輔氏曰采葛采蕭采艾其說託言明矣至於思念之情流而不止如此則為淫奔之辭者宜哉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王氏曰子男毳冕五章天子之卿六命服與子男等此之大夫則卿也輯錄春官典命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此以未出封者言及出封則各加一等服亦以此為節也）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宗彝藻粉米畫於衣黼黻絺繡於裳）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考工記五色備謂之繡蓋繡雜五色其青者如菼其赤者如璊此與下章各舉其一耳）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

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此詩之言所謂小人革面民免而無恥者蓋政刑之效視德化不相及也故去二南為遠輯錄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必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啍啍重遲之貌輯錄孔氏曰啍啍行之貌故為重遲上言行有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戶橘反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曰

賦也穀生穴壙音曠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增釋吳師道曰前二章言不敢不奔猶不失為變也此章猶言生不得相從死猶不善云耳故下申以約誓之辭亦邪思之不解者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首章畏子不敢其辭微二章畏子不奔其辭顯至三章所云則顯顯然其辭確欲之所蔽以漸而深○哀痛如黍離可謂忠矣以刑政治民如大車

亦庶乎其有能者矣變雖云變而東都之大夫則寥寥乎僅見者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叶特遮反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輯錄本草曰一名麻勃此麻上花勃勃者麻子味甘平無毒園圃所蒔今人作布及履用之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扶又反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奬里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始則望其來即已繼則望其食於已終則望其有以贈於已願望之意以漸而深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以忘親逆理衰懦棄弱之平王為東都之始王則王室可知矣是使民無聊賴如兎爰流離失所如蓷藟室家

相棄如中谷有蓷而采葛有麻淫奔亂俗又如此周轍而欲西也難哉故覩禾黍痛惜而已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音菜)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一作滑並音鶻)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

華州鄭縣輯錄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輯錄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程子曰鄭畿內之諸侯也王變則鄭亦變矣故以鄭次王嚴氏曰周之政令不行則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矣愚謂諸侯吞并則周衰周衰則侯國異政自近者始三衛王鄭相次其以此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叶占玩反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輯錄考工記曰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緇衣卿大夫居

私朝音潮之服也輯錄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食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宜稱去聲改更平聲適之館舍諸侯入王朝必有寓舍猶後世之邸也輯錄考工記匠人營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在路門之外九卿贊三公以佐天子而治外政故其入朝而居之粲餐也輯錄飲餅曰餐又爾雅注今河北人呼食為餐音孫或曰粲粟之精鑿音作者朱子曰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輯錄許氏曰粟一石得米六斗為糲糲米一石舂為八斗為鑿○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按序以此美武公辨說從之蓋桓公武公雖皆善其職而世繼其善者尤可美况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弒時

此詩作於東都則為武公之作明矣集傳既引舊言說而舉此兩句似爭兼美二公非專美武公也

予之服緇衣也甚宜德稱其服敝則我將為予更為之備禦以慰安之庶幾久於位也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問遺以親厚之庶毋懷其土也言好之無已也輯錄輔氏曰一句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二句欲其服之常新也四句欲其粟之常繼也既欲其服之常新又欲其粟之常繼發乎情形於歌詠如此則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為至也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四字上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〇緇衣之蓆叶詳籥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殷勤篤厚之意反覆道之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輯錄解頤曰緇衣所以為好賢之至者以其始終之如一也始之厚者不能保其終之不

薄始之勤者不能保其終之不怠惟緇衣之好賢不然其改造改作既始終之無間而設館授粲復前後之如一衣欲其常新粲欲其常繼儀刑欲其常接乎目議論欲其常接乎耳殷勤繾綣久而不厭所以為好賢之至也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舌反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非反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麄而白

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bracket|…]]

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輔氏曰此雖為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鯫愚謂此與王風大車畧相似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陽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墻垣也古者樹墻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輯錄音刃堅柔難斷）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自父母而諸兄自諸兄而眾人言之次也○增釋許氏曰此詩詞氣類野有死麕之卒章然有畏父母諸兄國人之言猶為善於彼也此可見理義根於人心有終不可泯者身之陷於淫邪不能禁其欲也有畏人之意良心之存也倘上之教化行而下之風俗厚若此婦人豈不能脩飭而以貞信自守邪然則小民心術之微皆上之人有以興起之耳）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增釋許氏曰左氏傳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惡之愛段欲立之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出奔共

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

賦也冬獵曰狩輯錄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輔氏曰洵美且好猶言好而又好也

○叔適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增釋許氏曰二章三章傳有音釋而無其說蓋與首章之意同也無飲酒服馬謂無如叔之善飲酒服馬者此詩雖段不義得衆而人愛之然詳味

其辭非小人黨惡者之言蓋君子知幾者所作也終篇雖全稱美畧無譏刺之辭而所美者惟田狩飲酒之事舍是蓋無足言者且公子居大都專事驅馳田獵沈湎于酒而人心歸仰如此則將何所不至邪禍敗之來豫知之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愛念之意反覆道之

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叶蒲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叶素苦反）火烈具舉襢（音袒）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叶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車軛也）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

中節輯錄御法有舞交衢也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輯錄釋文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毛氏曰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然後焚而射焉孔疏云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止其閒教戰既畢乃出而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此所芟之防草而射之此恐未必然一說火火田也焚除萊草而田獵也襢裼肉袒也輯錄凡獨言袒者袒去褻而露裼言袒裼者則并袒去裼而露肉也暴空手搏虎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善御多才也暴虎好勇也戒以無狃鄭人愛之也

〇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叶魚駕反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史記孫武傳有上駟中駟下駟之說蓋上中下三等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音捨拔音拔曰縱覆彇曰送拔矢括也彇弓弰頭也縱則放矢送則送矢磬控見其善御縱送見其善射此皆美之之詞悍

錄覆倒也既發矢則弓隨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叶補苟反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符有反叔馬慢叶黄半反忌叔發罕叶虚旰反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勑亮反弓叶姑宏反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箙音同蓋春秋傳作冰昭公二十五年公欲去季氏叔孫昭公圍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輯錄注冰櫝丸蓋或云櫝

凡是篇篇末蓋可以取飲

鬯弓韔也與韔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輯錄鄭氏曰田事且畢則馬行遲發矢希蓋矢而弢弓）○亦喜其無傷之詞也（馬慢發罕則獸幾盡釋掤鬯弓則事亦已昔懼其或傷今喜其無傷首末兩章相應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一章獵事舉二章獵事盛三章獵事畢輯錄解）

顧曰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材力則甚武如是而甚不仁夫惟不仁所以欲紾兄而奪其位也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公哉主教不明人心不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固有不勝其可嘆者矣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輯錄解頤曰段之輕浮淺露如此固不得為善矣然莊公所以處之者果得為盡善乎仁人之於弟也亦親愛之而已矣教誨之而已矣若是則莊公所以處段者無以異於舜之處象孰得而議之哉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為而不問終則探之已臧而不恕則是其予之者乃所以奪之也其寵之者乃所以殘之也其不仁已甚矣聖人錄二詩於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而書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為後世戒矣按

此說本隱公元年左氏傳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駟介旁旁補彭反叶補岡反二矛重直龍反英叶於良反河上乎翱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慈秋反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累而見㨗録矛鉤兵也考工記注酋夷發聲夷為長酋為短酋之言遒也遒迫也言短也建者邪迤立之也累上聲疊也一本作疊見音現翱

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輯錄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清邑之兵於河上禦之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音勾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叶音胄)駟介陶陶(叶徒候反)左旋右抽(叶勅救反)中軍作好(叶許候反)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音洛)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去聲下同)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將車則將在中左執御右執兵器士卒之車則左執弓右執矛中人御○增釋許氏曰凡兵車執弓矢者在左主五兵者在右御者在中唯將車則鼓懸車中而將立鼓下御者在左車右在右)好謂容好也○東萊

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前二章言其遊戲而不歸後一章陳其遊戲之狀也

事見春秋增釋許氏曰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左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孔疏是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鄭故禦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上聲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

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何也可假去聲以兵權委諸竟音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而由二反洵直且侯叶洪姑洪鉤二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叶容朱容周二反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

不可奪舍命不渝猶曰守義而不變爾輯錄輔氏曰舍命不渝所包者闊命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踰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去聲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魚肝反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一章美其存心二章美其從政三章美其為人悴錄解順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詖恍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鄭按此云明哲保身者即所謂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生免死以全軀之謂也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叶起據反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音咎故也

賦也遵循摻擥魯敢反通作攬袪袂輯錄孔疏袂是袖之大者袪是袖頭小稱俱是衣袖寁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音悅之詞也輯錄通釋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花詞甚妙注云攬衣袖欲與同歸折芳誦詩以贈遊女也集傳援此為證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為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叶齒九反兮不寁

好叶許口反也

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輯錄輔氏曰無我惡兮不寁故也猶假義以責之至於無我魗兮不寁好也則真情見而詞益哀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故舊已不可遽棄而況情好之人乎留之之意以漸而深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音符與鴈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明

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音灼射謂以生死繫矢而射也輯錄歐陽氏曰泛而言射則在去聲以射其物而言則在入聲後放此毛韻注繳生絲縷弋箭箸之以罥禽足謂之矰繳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安也昵尼質切近也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叶居之居何二反之與子宜叶魚奇魚何二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呂孔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賦也加中去聲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見楚世家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注云言其氣味相成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旣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音洛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下同

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御親近也琴瑟靜好則物各得所而家道之齊可見矣夫婦之和其致如此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脩文德以來之見論語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步眠反蚌錄蚌之別名也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

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音攜又翾規反燧與針管同凡可佩者皆是也觿以解結燧以取火箴以刺病管不知何用或曰即玉琯也輯錄內則篇注云箴管箴在管中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聲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將一作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歡同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

玩也輯錄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昵於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始則相勉以男子之事繼則願相以閨門之職終則助其先施以篤親友之好○此詩與齊雞鳴同意然彼言會朝之事可知其為國君之妃此其男子躬親射弋則士庶人之妻也輯錄鮮順曰雞鳴而興昧旦而往言其時之有常也翱翔而往鳧鴈而歸言其事之有常也弋而取之於外宜而和之於內蓋欲各供其職也酒食以養其身琴瑟以和其志蓋欲同享其樂也來者致其來贈者送其往順以愛之好以親之皆來之之意問以遺之報以答之皆贈之之意又見其重不在物而在乎

德也前二章相戒以職分之常為後一章相勉以德業之交修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輯錄陸佃云取瞬之義今人言一瞬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輯錄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

○有女同行叶户郎反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七羊反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好色之人心志蠱惑所美非美故亦以德音稱之德音不忘者言其美德不可忘也輯錄王氏曰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一章悅其色二章悅其德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興也扶蘇扶胥跦須二音小木也荷華芙渠也輯錄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渠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

○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花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彼所宜有者皆有此所宜見者不見不宜見者乃見之蓋以尋常之物而興怪異之事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充盛也男子之顏色衣服皆美而盛也狡童狡獪古外反之小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狡甚於狂故以為序輯錄輔氏曰山有扶蘇已得而其欲未饜之辭蘀兮未得而亟欲得之辭狡童則已絕而又欲別圖之辭褰裳則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辭○增釋許氏曰此詩恐是淫女見絕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思絕者之美好而厭所私者之狂狡也或曰有女同車男戲女山有扶蘇女戲男其男子之言曰有女與我同車同行者貌如舜華舜英我將之以翱翔佩玉因若美矣然豈如彼美孟姜容貌則洵美且都語言則使人不忘哉同車者則所與淫之女孟姜則虛設之辭也女則以山有扶蘇答之如傳意

蘀他落反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倡昌亮反予和胡臥

反叶户女圭反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此身以語相應為興○增釋金履祥曰蘀木葉之將落者風吹則落矣以見人生之易老故欲且與之相樂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成者所以終其曲也

釋兮二章章四句先和之後要之言之序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叶七宣反

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子雖見絶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輔廣氏曰男子之淫泆非狂則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戲謔之意反覆道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已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鉏里反）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輯錄漢地志潁川郡陽城縣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水經洧水過新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與之合士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戲謔之意反覆道之輯錄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二詩則非縱欲而賊理也甚矣

子之丰芳容反叶芳用反兮俟我乎巷叶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褧禪也即單也蝌錄鄭氏曰蓋以禪縠為之中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惡其文之著也

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既悔不從其人繼又變志於他人蓋不止於二三其德矣縱欲之意以漸而深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叶孚懈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他頂反者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輯錄除地去草也町町平貌茹藘茅蒐音搜也一名茜音倩可以染絳阪音坡者曰阪爾雅注阪陀不平也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音志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

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輯錄輔氏曰思之切而冀其亟來就已之辭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一章慕之二章怨之

風雨淒淒子西反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

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恱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叶驕）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蕭反）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輯錄許氏曰喈喈膠膠不已皆雞聲紛雜之意○慶源輔氏曰喜甚於瘳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而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風雨三章章四句（喜幸之意反覆道之）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音準)緣(去聲)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見記深衣)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叶新齋反)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

賦也青青組綬(輯錄玉藻注曰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綬一物也)之色佩佩玉也(輯錄孔氏曰禮不佩青玉以青色組綬帶之)

○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叶他悅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烜平聲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輯錄輔氏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之辭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一章二章則致思而微責之三章則切責而深思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女汝同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南反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 輯錄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注云古人皆

謂婚姻為兄弟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記曾子問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疏云夫婦有兄弟之義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緩弱之水不能流去其所載寡特之人不能舍去其所依二者皆有綢繆相與之意故以為興豈可以他人離間去聲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誑女則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欺人也多矣其誑妄亦已久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于云反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青而微白色如艾也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輯録嚴氏曰猶云荆釵布裙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

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我之所思不在此也不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音洛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去聲而不為去聲習俗所移矣羞惡烏故反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餘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娱

賦也闉曲城也城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闍城臺也城上之臺當門

茎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詞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輯錄輔氏曰聊樂我員自樂其樂也聊可與娛夫婦同樂其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自足之意反覆道之輯錄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叶上兖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叶五遠反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

也（詳見齊風猗嗟注）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喜辛之意反覆道之

溱與洧方渙渙叶于元反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顔反叶古賢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渙渙春水盛貌蓋氷解而水散之時也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䋲餘朱子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緑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

色可愛輯錄本草注曰勺藥有二種有草勺藥木勺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輯錄韓詩注采作秉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扶又反要平聲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寛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

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縱欲之意反覆道之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

惟有女同車一篇為男悅女之辭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鄭國固無足論者然緇衣之賢諸侯羔裘之賢大夫女曰雞鳴之賢夫婦出其東門之獨行君子於淫亂之風而得之亦甚為之喜幸也

輯錄通釋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數篇乃礫中之玉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為淫

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為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為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即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何獨以鄭聲為當放哉

詩經疏義會通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費元震

詩經疏義會通卷五

元 朱公遷 撰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輯録孔氏曰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少昊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輯録齊世家云呂尚之先為四岳佐禹平水土

有功封於呂姓姜氏尚隱於渭陽西伯獵而遇之曰吾先君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武王平商封於齊都營邱

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

漢地理志太公以齊地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由是人民輻湊輯錄補氏曰利謂之便者蓋以魚鹽之利為民之便也所謂工者女工為多則或百工皆具焉

今青齊淄莊持反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嚴氏曰齊魏唐三國相屬者豈以齊霸而晉代興歟輯錄青州即今青州府齊州今為濟南府淄州今為淄川縣濰州今為濰縣棣州今為樂安州與德州並隸山東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增釋許氏曰此章謂雞既鳴則君當起之時卿大夫之入朝者亦宜盈庭矣然匪雞之鳴亦有蠅飛之聲矣蓋蠅飛則天明所以速其起也

東方明叶謨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同上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增釋此章謂視朝之法東方明矣則朝乃昌盛矣然非東方之明乃月出之光耳所以警其惰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輯録薨薨恐即指上文蒼蠅之聲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增釋此章言雖天明而羣蟲飛

後豈不願與子同夢然禮不可違豈可肆其情乎況今早起會朝頃刻亦旦歸則大夫退後猶可為宮中之宴樂幸今毋遲出無以予之故使予為人所憎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一章聞蒼蠅之聲而疑於耳二章見月出之光而疑於月三章乃極其情以致戒焉輯錄解頤曰男女之際人欲之所存焉節欲而循乎天理者賢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天理者昏君之所以亂也此詩述賢妃警提之心如此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其為君子之助不亦多乎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 增釋許氏曰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起臣朝君

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此詩盖國君昏惰夫人賢明相警早出視朝之言不必為陳古刺今人作亦恐此詩之辭則宫中之史叙述君與夫人之言以成之也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叶居賢反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輯録毛韻注方言疾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輯録鄭氏曰俱出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嚴氏曰子之還揖謂我儇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其黨以氣陵之之辭而不自知其

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之下所習上之所教也故曰有所自矣○增釋許氏曰詩記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欝欝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

○子之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峱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鋭頭白頬高前廣後
輯録爾雅曰狼牡名貛牝名狼貛音歡　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反覆稱譽輯録謝氏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敝化生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俟我於著直據反叶直居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輯録屏必郢反著通作宁義同充耳以纊音曠懸瑱音殿所謂紞都敢反也紞備五色曰素曰青曰黄各舉一色而言也輯録孔氏曰懸瑱當耳故謂之塞耳紞懸瑱者即今之絛繩用雜綵線織之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〇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去聲既奠雁增釋奠雁者以其陽往而陰來也程子謂不再偶也御音訝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當時齊俗但行婦至壻家之禮耳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内寢門之外輯録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瓊瑩

亦美石似玉者○吕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

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

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輯録謝氏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黄其加飾則瓊

華瓊瑩瓊英修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吕氏曰升階而後至堂

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此詩若惜其親迎之不行而又喜其君子之盛飾禮雖殺而願則遂矣

著三章章三句由著而庭由庭而堂此其序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此即所見以為興下章亦然蓋淫奔多在夜旦也詩中之興語不相應義不相因者始見於此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它悅反兮在我闥兮履

我發（叶方月反）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此以日月為次序）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叶都妙反）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音潮）別（必列反）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盖

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因反之自公令力證反叶力呈反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輯錄此言明之始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音折柳樊圃叶傳故反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晨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慕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

孔氏曰郭璞云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曰圃菜園也 瞿瞿驚顧之

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

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

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為藩籬非

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一章二章述其事三章刺其人 增釋許氏曰

人君勤則國治惰則政昏固其理也未日出而視朝或可以言勤而曰不夙則莫真可見

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奕然視朝之早若無大過者而其臣遽已怨悱興刺何歟盖天下之道中而止聖人制禮因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由乎中也夫人之所自為不必能合乎中而見人之失中則未有不能言者况為人上者可不謹乎雞鳴視朝之晚此詩視朝之早皆不能中聖人於齊並存之豈無意哉君子讀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合於中使無可議則善矣豈特居人君之位而於視朝之事為然哉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威反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

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去聲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馬者也輯録襄公諸兒僖公子桓公軌一名允惠公子隱公弟　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輯録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可恥惡如狐　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扶又反思之乎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　冠緌如誰反　雙叶所終反　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帿録呂氏曰屨與屨為耦雖五兩各相耦冠緌之雙亦自為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横）從（子容反）其畝（莫後反）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工毒反）父母（莫後反）既曰告（同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興也蓺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横耕治其田畝（帿録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横七遍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釋文曰衡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此見治事各有其理）

故用語相呼而為興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此起興與上章同

南山四章章六句輯録輔氏曰既曰歸止庸止告止得止言其始之幸得其正也曷又懷止從止鞠止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而莫之正也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

于齊 輯録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 音需 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 鹿洛二音 輯録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輯録注文姜被責而告齊侯 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 去聲又如字 公公薨于車 輯録彭生多力使與公同乘而殺之 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傳具事之本末以見無人道者

必蒙首惡之名無家法必貽殺身之禍此萬世之深戒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叶音高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並去聲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反是可乎輯錄輔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異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悅反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輯録呂氏曰驕驕桀桀皆稂莠侵淩嘉穀之狀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叶龍眷反總角丱兮古患反叶古縣反未幾居豈反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去聲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輯録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韻書曰陀骨反犬從穴中暫出也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載弁以出者非

其躐等而强求之也盖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逺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為學為政其道皆然輔氏曰棘欲者無幸成之理循理者有美成之功輯録呂氏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前二章示人以戒後一章示人以法輯録解順曰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逺者非果不可來也先近而後逺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致不可躐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童可以忽然而見其弁是小非

不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果其躐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輯録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韓云國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為田犬也

令令犬頷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仁與鄭風叔于田所謂仁者同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獾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大環貫一小環也鬈鬚鬢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賦也鋂一環貫二也（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伐鄭敗績被囚逃歸宋人歌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譏其多鬚貌美而無能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仁則美其德也鬈與偲則美其貌也所美非美若此類是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古頑反叶古倫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說文曰曲竹捕魚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輯録胡氏曰魴鰥鱮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弱不能防閑也朱子曰故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

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多也輯録楊氏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

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反覆譏刺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輯録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輯録胡氏曰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

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禚穀皆齊地祝卯防皆魯地會之數也如此傳必詳引而備載之以見莊公縱其母之欲也解録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来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録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别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載驅薄薄普谷反簟茀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

倫反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簟文必方故曰方文席蔽車之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　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叶待禮反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

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豈弟本為盛德之稱此云爾者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音境　增釋許氏曰詩緝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曾氏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入濰者青州之汶也今臨清新開馬之貞記汶水東出原山西流過萊蕪奉高汶陽之南洲城之北人西至龍山南分為四派其南河至陽城南梁山東匯為大澤其一過壽良北其一經邱亭南其北曰汶河同流至壽張安民亭與北濟合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嶽之陽諸山溪澗之水皆滙於汶魯

竟之汶瀰音叢郁音厚之大川也此蓋專言魯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叶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叶音褒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文美之謂乎四章皆是此意反覆譏刺之爾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

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雖抑之而又若揚之也苟揚之則威儀又當何如哉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輯錄蹌毛注巧趨貌傳蹌趨翼如也按論語趨字下連翼如之文謂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趨足容翼手容趨蹌止言足容蓋趨者必翼一曰舞貌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輯錄通釋曰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經反）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音伏）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棲皮曰鵠畫布曰正射有三等將祭擇士射於澤宮為大射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曰賓射燕賓客射於寢曰燕射此所謂射則賓射也輯錄大射儀注侯謂所射布也鵠所射之主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已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為俊是以

取名淮南子曰鴻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餘見賓之初筵謝氏曰侯猶今之射垜正猶今之箭帖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似鳥之棲故曰棲鵠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

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增釋吳師道曰龜山云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

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也莊公之生桓公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諫與桓公謫齊之事則前此文姜未嘗如齊也此春秋所以為别微也令傳取之說春秋者當以此為正

○猗嗟孌兮叶龍眷反清揚婉兮叶許願反舞則選兮叶雪戀反射則貫兮叶扃縣反四矢反兮叶孚絢反以禦亂兮叶靈眷反

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目清明眉上廣則見其婉然而美傳釋君子偕老及野有蔓草與此篇各不同而義則一也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觶録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四矢象有事於四方集傳云貫革則是主皮之射矣詳見行葦

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

亂（輯錄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如以金僕姑射（音石）南宮長

（上聲）萬可見矣（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魯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見左傳莊公十一年）

猗嗟三章章六句（反覆譏刺輔氏曰射者男子之事故三章皆以射言之）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伯循唐人）曰夫死從子

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下治民人上承）

（宗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

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

馬僕從去聲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莊公之罪在此

輯錄輔氏曰趙子之說義理之正聖賢復生不可易也

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輯錄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嘆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齊俗惟以射獵輕儇相尚淫奔之事惟東方之日一篇而已民間荒穢未甚也而襄公以一國之君居萬民之上禽獸其行肆為元惡其罪不可勝誅矣聖人著之而魯桓莊之醜亦有不可谷掩者蓋天下所同惡之人雖父母之國不可諱也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 輯錄孔疏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安邑皆河東界魏境内有其都爾魏不居其墟也 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去聲河曲北涉汾音墳水其地陿音狹

隘而民貧俗儉盖有聖賢之遺風焉輯錄鄭氏曰昔舜耕歷山陶河濵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宫室此儉約之化於是猶存周初以封同姓後為去聲下同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輯錄左傳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閔公元年晉獻公滅耿霍魏賜畢萬魏以為大夫今河中府解胡買反州即其地也輯錄解州今隷山西平陽府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音杭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

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魏詩為晉而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儉嗇褊急與勤儉質樸亦不同直以為晉詩不可也故蘇氏朱子之説皆有疑字輯録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叶蒲北反之

興也糾糾繚音遼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輯録孔疏夏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音現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三月天道變婦道於

此而成然後執婦功輯録孔疏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

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音色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蘇氏曰屨霜已用葛屨矣至於暑又將何所用乎婦未廟見已使縫裳矣則執婦功又將何所使乎愚謂葛屨不可以履霜女子未可使縫裳皆處事之失宜者故以語相呼為興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輯録輔氏曰葛屨履霜自儉嗇者言之女手縫裳自褊急者言之夫人之情儉嗇者必褊急也

○好人提提徒分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叶音砌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輯錄嚴氏曰宛委曲遜順貌讓而辟者必左輯錄孔疏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揥所以摘音剔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容儀服飾雖為大人而中心褊急實不褊其外也蓋表裏之不相符如此不能不刺之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前章直刺其褊後章美其容儀

服飾而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扶云反沮子豫反洳如豫反言采其莫音慕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音墳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將豫反洳

音茹又並平聲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輯錄孔疏陸璣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又可生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去聲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此以二彼字相呼為興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兩句轉其語而譏之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扁婢典反

輯録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癥音徵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墻見彼邊人也

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舃音昔也葉如車前草

輯録孔疏藚牛脣水舃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瀉也

公族掌公之宗族晉

以卿大夫之適音嫡子為之此與前篇可謂知臣子之大體輯録左傳宣公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注云無公族故廢公族之官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公族比公路公行為貴故一詩之意自輕而重也

增釋許氏曰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采莫采桑采藚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為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奈奪民之利何此其所以與刺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遥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齋反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謡毛氏本作曲合樂曰歌此易其文如此蓋歌必合於琴瑟謡則徒歌而已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謡矣桃實則茹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相對而為興也輯録程子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謡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謡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

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氣象迫促危亡之兆也然惟智者明之而愚者昧焉故不免乎嗟嘆如此○增釋許氏曰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之憂則歌且謠矣不知我者見我之歌謠則以為傲世陵物也於是答之曰彼為政者之所行果為是乎所言何為如此也是則我心之憂矣誰復能知之乎然初不難知其莫知者以不思耳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逼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輯錄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本草注棘有赤白二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聊且略之辭歌謡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謝氏曰此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也愚謂歌謡不足而又出遊以其憂之難寫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憂悲之意反覆道之輯錄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陟彼岵兮音戸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爾雅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此本毛傳字誤也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平聲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去聲人所獲也

○陟彼岵(音起)兮瞻望母(叶蒲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岵(注見上章)季少(去聲)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增釋曰岵曰屺曰岡蓋所思漸極所登漸高而瞻望期可及也)必偕

言與其儕牀皆反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輔氏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所以念已者又想像其所以視已者斯人也必能以親之心為心也愚謂三章皆以慎言則凡所以謹其身者宜無不至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以父母兄為次序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十畝之間叶居賢反兮桑者閑閑叶胡田反兮行與子還叶音旋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張子曰周制國郛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輯錄呂氏曰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為定數也閑閑往來者

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音洛仕於其朝音潮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輯錄輔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法也使賢者不樂仕於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

○十畝之外叶五墜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廛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音元貆音晅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

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丁亂反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見大宗師是也種之曰稼斂去聲之曰穡輯録孔疏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曰稼斂曰穡若散則相通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輯録謝氏曰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別受五畝以為宅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也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詩

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輯録解順曰車非不可用以稼穡也然欲稼穡者必之乎原隰河干固非稼穡之地也非不可用以狩獵也然欲狩獵者必之乎山林河干固非狩獵之處也謂不稼穡而不粒食不狩獵而不肉食蓋無功不以徼倖而苟得亦不以沮抑而自悔其勵志如此亦可以為賢矣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雖曰彼君子者真可謂不素餐者矣賛美之詞也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

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盖如此前三句述其事中四句推其志後二句賛其人　輯録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今豫章城内有孺子亭世皆景慕焉由其厲志守義而然也

○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叶莊力反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盖言禾秉之數也　輯録孔疏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　獸三歲曰

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立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叶素倫反)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鷂(音庵)屬熟食曰飧 輯錄通釋曰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意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道雖不見用而不茍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稱美之意反覆道之○陟岵思親孝子也伐檀食力卓行者也園有桃有憂亂之心十畝之間有去亂之志則皆見幾者也魏雖小國而有賢如此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音汝莫我肯顧叶果五反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下同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輯録廣韻古亂反事也謝氏曰訓事集傳訓習當從古患反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

○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

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歸恩猶言感我之恩惠也輯錄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所以去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扶又反有害己者當復為去聲誰而永號乎

得所得直則就利誰之永號

碩鼠三章章八句則遠害〇增釋許氏曰詩人

欲適彼樂土固畏從政者之貪殘而欲去然亦未知所去者何土下言樂土樂土猶是意望料想之辭得樂土而居之其得我所乎次言得樂國而居其得我養生之直道乎上二章食黍食麥固可見其貪殘至於苗而未秀者亦已食之則其貪虐尤甚所以其民尤急於去也樂土樂國猶有其所欲去之地至邑外之郊亦姑往之惟欲出此境也然樂郊樂郊又將長號於誰使之拯我乎可見其民窮蹙之甚進退無據不聊其生國其可久存哉

逝於語辭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魏國土地削小儉嗇

褊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位民人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得乎輔氏曰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魏乃滅於惠王之十七年纔五六十年耳

詩經疏義會通卷五